



112-1健行科技大學

「經典閱讀與書寫」共讀文本

姓名：

班級：

學號：



水調歌頭

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惟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李白《把酒問月·故人賈淳令予問之》

青天有月來幾時？我今停杯一問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卻與人相隨。皎如飛鏡臨丹闕，綠煙滅盡清輝發。但見宵從海上來，寧知曉向雲間沒。白兔搗藥秋復春，嫦娥孤棲與誰鄰？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唯願當歌對酒時，月光長照金樽裏。

卜算子 黃州定慧院寓居作

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誰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驚
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

定風波 遇雨後晴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狽，余獨不覺。已而遂晴，故作此。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
一蓑煙雨任平生。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
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父後七日

今嘛你的身軀攏總好了，無傷無痕，無病無煞，親像少年時欲去打拚。

葬儀社的土公仔虔敬地，對你深深地鞠了一個躬。

這是第一日。

我們到的時候，那些插到你身體的管子和儀器已經都拔掉了。僅留你左邊鼻孔拉出的一條管子，與一只虛妄的兩公升保特瓶連結，名義上說，留著一口氣，回到家裡了。

那是你以前最愛講的一個冷笑話，不是嗎？

聽到救護車的鳴笛，要分辨一下啊，有一種是有醫，有醫，那就要趕快讓路；

如果是無醫，無醫，那就不用讓了。一千親戚朋友被你逗得哈哈大笑的時候，往往只有我敢挑戰你：如果是無醫，幹嘛還要坐救護車？！

要送回家啊！

你說。

所以，我們與你一起坐上救護車，回家。

名義上說，子女有送你最後一程了。

上車後，救護車司機平板的聲音問：小姐你家是拜佛祖還是信耶穌的？我會意不過來，司機更直白一點：你家有沒有拿香拜拜啦？我僵硬點頭。司機條地一卷卡帶翻面推進音響，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

那另一面是什麼？難道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我知道我人生最最荒謬的一趟旅程已經啟動。

(無醫，無醫)

我忍不住，好想把我看到的告訴你。男護士正規地一張一縮壓著保特瓶，你的偽呼吸。相對於前面六天你受的各種複雜又專業的治療，這一最後步驟的名稱，可能

顯得平易近人許多。

這叫做，最後一口氣。

到家。荒謬之旅的導遊旗子交棒給葬儀社、土公仔、道士，以及左鄰右舍。（有人斥責，怎不趕快說，爸我們到家了。我們說，爸我們到家了。）

男護士取出工具，抬手看錶，來！大家對一下時喔，十七點三十五分好不好？

好不好？我們能說什麼？

好。我們說好。我們竟然說好。

虛無到底了，我以為最後一口氣只是用透氣膠帶黏個樣子。沒想到拉出好長好長的管子，還得劃破身體抽出來，男護士對你說，大哥忍一下喔，幫你縫一下。最後一道傷口，在左邊喉頭下方。

（無傷無痕。）

我無畏地注視那條管子，它的末端曾經直通你的肺。我看見它，纏滿濃黃濁綠的痰。

（無病無煞。）

跪落！葬儀社的土公仔說。

我們跪落，所以我能清楚地看到你了。你穿西裝打領帶戴白手套與官帽。（其實好帥，稍晚蹲在你腳邊燒腳尾錢時我忍不住跟我妹說。）

腳尾錢，入殮之前不能斷，我們試驗了各種排列方式，有了心得，折成L形，搭成橋狀，最能延燒。我們也有效率地訂出守夜三班制，我妹，十二點到兩點，我哥兩點到四點。我，四點到天亮。

鄉紳耆老組成的擇日小組，說：第三日入殮，第七日火化。

半夜，葬儀社部隊送來冰庫，壓縮機隆隆作響，跳電好幾次。每跳一次我心臟就緊一次。

半夜，前來弔唁的親友紛紛離去。你的菸友，阿彬叔叔，點了一根菸，插在你照片前面的香爐裡，然後自己點了一根菸，默默抽完。兩管幽微的紅光，在檀香裊裊中明滅。好久沒跟你爸抽菸了，反正你爸無禁無忌，阿彬叔叔說。是啊，我看著白色菸蒂無禁無忌矗立在香灰之中，心想，那正是你希望。

第二日。我的第一件工作，校稿。

葬儀社部隊送來快速雷射複印的訃聞。我校對你的生卒年月日，校對你的護喪妻孝男孝女胞弟胞妹孝姪孝甥的名字你的族繁不及備載。

我們這些名字被打在同一版面的天兵天將，倉促成軍，要布鞋沒布鞋，要長褲沒長褲，要黑衣服沒黑衣服。（例如我就穿著在家習慣穿的短褲拖鞋，校稿。）來往親友好有意見，有人說，要不要團體訂購黑色運動服？怎麼了？！這樣比較有家族向心力嗎？

如果是你，你一定說，不用啦。你一向穿圓領衫或白背心，有次回家卻看到你大熱天穿長袖襯衫，忍不住虧你，怎麼老了才變得稱頭？你捲起袖子，手臂上埋了兩條管子。一條把血送出去，一條把血輸回來。

開始洗腎了。你說。

第二件工作，指板。迎棺。乞水。土公仔交代，迎棺去時不能哭，回來要哭。這些照劇本上演的片場指令，未來幾日不斷出現，我知道好多事不是我能決定的了，就

連，哭與不哭。總有人在旁邊說，今嘛毋駛哭，或者，今嘛卡緊哭。我和我妹常面面相覷，滿臉疑惑，今嘛，是欲哭還是不哭？（唉個兩聲哭個意思就好啦，旁邊又有人這麼說。）

有時候我才刷牙洗臉完，或者放下飯碗，聽到擊鼓奏樂，道士的麥克風發出尖銳的咿呀一聲，查某困來哭！如導演喊action！我這臨時演員便手忙腳亂披上白麻布甘頭，直奔向前，連爬帶跪。

神奇的是，果然每一次我都哭得出來。

第三日，清晨五點半，入殮。葬儀社部隊帶來好幾落衛生紙，打開，以不計成本之姿一疊一疊厚厚地鋪在棺材裡面。土公仔說，快說，爸給你鋪得軟軟你卡好睏哦。我們說，爸給你鋪得軟軟你卡好睏哦。（吸屍水的吧？！我們都想到了這個常識但是沒有人敢說出來。）

子孫富貴大發財哦。有哦。子孫代代出狀元哦。有哦。子孫代代做大官哦。有

哦。唸過了這些，終於來到，最後一面。

我看見你的最後一面，是什麼時候？如果是你能吃能說能笑，那應該是倒數一個月，爺爺生日的聚餐。那麼，你跟我說的最後一句話是什麼？無從追考了。

如果是你還有生命跡象，但是無法自行呼吸，那應該是倒數一日。在加護病房，你插了管，已經不能說話；你意識模糊，睜眼都很困難；你的兩隻手被套在廉價隔熱墊手套裡，兩隻花色還不一樣，綁在病床邊欄上。

攏無留一句話啦！你的護喪妻，我媽，最最看不開的一件事，一說就要氣到哭。

你有生之年最後一句話，由加護病房的護士記錄下來。插管前，你跟護士說，小姐不要給我喝牛奶哦，我急著出門身上沒帶錢。你的妹妹說好心疼，到了最後都還這麼客氣這麼節儉。

你的弟弟說，大哥是在虧護士啦。

第四日到第六日。誦經如上課，每五十分鐘，休息十分鐘，早上七點到晚上六

點。這些拿香起起跪跪的動作，都沒有以下工作來得累。

首先是告別式場的照片，葬儀社陳設組說，現在大家都喜歡生活化，挑一張你爸的生活照吧。我與我哥挑了一張，你蹺著二郎腿，怡然自得貌，大圖輸出。一放，有人說那天好多你的長輩要來，太不莊重。於是，我們用繪圖軟體把腿修掉，再放上去。又有人說，眼睛笑得眯眯，不正式，應該要炯炯有神。怎麼辦？！我們找到你的身分證照，裁下頭，貼過去，終算皆大歡喜。（大家圍著我哥的筆記型電腦，直嘖嘖稱奇：今嘛電腦蓋厲害。）

接著是整趟旅程的最高潮。親友送來當作門面的一層樓高的兩柱罐頭塔。每柱由九百罐舒跑維他露P與阿薩姆奶茶砌成，既是門面，就該高聳矗立在豔陽下。結果曬到爆，黏膩汁液流滿地，綠頭蒼蠅率隊佔領。有人說，不行這樣爆下去，趕快推進雨棚裡，遂令你的護喪妻孝男孝女胞弟胞妹孝姪孝甥來，搬柱子。每移一步，就砸下來幾罐，終於移到大家護頭逃命。

尚有一項艱難至極的工作，名曰公關。你龐大的姑姑阿姨團，動不動冷不防撲進來一個，呼天搶地，不擦撥起你的反服母及護喪妻的情緒不罷休。每個都要又拉又

勸，最終將她們撫慰完成一律納編到摺蓮花組。

神奇的是，一摸到那黃色的糙紙，果然她們就變得好平靜。

三班制輪班的最後一夜。我妹當班。我哥與我躺在躺了好多天的草蓆上。（孝男孝女不能睡床。）

我說，哥，我終於體會到一句成語了。以前都聽人家說，累嘎欲靠北，原來靠北真的是這麼累的事。

我哥抱著肚子邊笑邊滾，不敢出聲，笑了好久好久，他才停住，說：幹，你真的很靠北。

第七日。送葬隊伍啟動。我只知道，你這一天會回來。不管三拜九叩、立委致詞、家祭公祭、扶棺護柩，（棺木抬出來，葬儀社部隊發給你爸一根棍子，要敲打棺木，斥你不孝。我看見你的老爸爸往天空比劃一下，丟掉棍子，大慟。）一有機會，我就張目尋找。

你在哪裡？我不禁要問。

你是我多天下來張著黑傘護衛的亡靈亡魂？（長女負責撐傘。）還是現在一直在告別式場盤旋的那隻紋白蝶？或是根本就只是躺在棺材裡正一點一點腐爛屍水正一滴一滴滲入衛生紙滲入木板？

火化場，宛如各路天兵天將大會師。領了號碼牌，領了便當，便是等待。我們看著其他荒謬兵團，將他們親人的遺體和棺木送入焚化爐，然後高分貝狂喊：火來啊，緊走！火來啊，緊走！

我們的道士說，那樣是不對的，那只會使你爸更慌亂更害怕。等一下要說：爸，火來啊，你免驚惶，隨佛去。

我們說，爸，火來啊，你免驚惶，隨佛去。

第八日。我們非常努力地把屋子恢復原狀，甚至習俗中說要移位的床，我們都只是抽掉涼蓆換上床包。

有人提議說，去你最愛去的那家牛排簡餐狂吃肉（我們已經七天沒吃肉）。有人提議去唱好樂迪。但最終，我們買了一份蘋果日報與一份壹週刊。各臥一角沙發，翻看了一日，邊看邊討論哪裡好吃好玩好腥膻。

我們打算更輕盈一點，便合資簽起六合彩。08。16。17。35。41。

農曆八月十六日，十七點三十五分，你斷氣。四十一，是送到火化場時，你排隊的號碼。

（那一日有整整八十具在排。）

開獎了，17、35中了，你斷氣的時間。賭資六百元（你的反服父、護喪妻、胞妹、孝男、兩個孝女共計六人每人出一百），彩金共計四千五百多元，平分。組頭阿叔當天就把錢用紅包袋裝好送來了。他說，台彩特別號是53咧。大家拍大腿懊悔，怎沒想到要簽?!可能，潛意識裡，五十三，對我們還是太難接受的數字，我們太不願意再記起，你走的時候，只是五十三歲。

我帶著我的那一份彩金，從此脫隊，回到我自己的城市。

有時候我希望它更輕更輕。不只輕盈最好是輕浮。輕浮到我和幾個好久不見的大

學死黨終於在搖滾樂震天價響的酒吧相遇我就著半昏茫的酒意把頭靠在他們其中一人的肩膀上往外吐出煙圈順便好像只是想到什麼的告訴他們。

欸，忘了跟你們說，我爸掛了。

他們之中可能有幾個人來過家裡玩，吃過你買回來的小吃名產。所以會有人彈起來又驚訝又心疼地跟我說你怎麼都不說我們都不知道？

我會告訴他們，沒關係，我也經常忘記。

是的。我經常忘記。

於是它又經常不知不覺地變得很重。重到父後某月某日，我坐在香港飛往東京的班機上，看著空服員推著免稅菸酒走過，下意識提醒自己，回到台灣入境前記得給你買一條黃長壽。

這個半秒鐘的念頭，讓我足足哭了一個半小時。直到繫緊安全帶的燈亮起，直到機長室廣播響起，傳出的聲音，彷彿是你。

你說：請收拾好您的情緒，我們即將降落。

漁父

父親，你想過我嗎？

「雖然只做了十三年的父女就恩斷緣盡，他難道從來不想？」我常自問。然而，「想念」是兩個人之間相互的安慰與體貼，可以從對方的眉眸、音聲、詞意去看出聽出感覺出，總是面對面的一樁人情。若是一陰一陽，且遠隔了十一年，在空氣中，聽不到父親喚女兒的聲音；在路途上，碰不到父親返家的身影，最主要的，一個看不到父親在衰老，一個看不到女兒在成長，之間沒有對話了，怎麼去「想」法？若各自有所思，也僅是隔岸歷數人事而已。父親若看到女兒在人間路上星夜獨行，他也只能看，近不了身；女兒若在暴風雨的時候想到父親獨臥於墓地，無樹無簷遮身，怎不疼？但疼也只能疼，連撐傘這樣的小事，也無福去做

了。還是不要想，生者不能安靜，死者不能安息。

好吧！父親，我不問你死後想不想我，我只問生我之前，你想過我嗎？

好像，你對母親說過：「生個囡仔來看看吧！」況且，你們是新婚，你必十分想念我——哦！不，應該說你必十分想看看你的骨血你的筋肉塑成的小生命長得是否像你？大概你覺得「做父親」這件事很令人異想天開吧！所以，當你下工的時候，很星夜了，屋頂上竹叢夜風安慰著蟲唧，後院裏井水的流咽沖淡蛙鼓，雞埒已寂，鴨也閉目著，你緊緊地掩住房裏的木門，窗櫺半閉，爲了不讓天地好奇，把五燭光燈泡的紅絲線一拉，天地都躺下，在母親的陰界與你的陽世之際醞釀著我，啊！你那時必定想我，是故一往無悔。

當母親懷我，在井邊搓洗衣裳，洗到你的長褲時，有時可以從口袋裏掏出一包酸梅或醃李，這是你們之間不欲人知的體貼，還不是爲了我！父親，你一個大刺刺的莊稼男人，突然也會心細起來，我可以想像你是何等期待我！因爲你是單傳，你夢中的我必定是個壯碩如牛的男丁。

可是，父親，我們第一次謀面了，我是個女兒。

日日哭

母親的月子還沒有做完，你們還沒有為我命名，我便開始「日日哭」——每天黃昏的時候，村舍的炊煙開始冒起，好像約定一般，我便淒聲地哭起來，哭得肝腸寸斷似地，讓母親慌了手腳，讓阿嬤心疼，從牀前抱到廳堂，從廳堂搖到院落，哭聲一波一波傳給左鄰右舍聽。啊！父親，如果說嬰兒看得懂蒼天珍藏著的那一本萬民宿命的家譜，我必定是在悔恨的心情下向你們哭訴，請你們原諒我、釋放我、還原我回身為那夜星空下的一縷遊魂吧！而父親，只有你能了解我們第一次謀面後所遺留的尷尬：我愈哭，你愈焦躁，你雖裸抱我，親身挽留我，我仍舊抽搭地哭泣。終於，你惱怒了，用兩隻指頭夾緊我的鼻子，不讓我呼吸，母親發瘋般掰開你的手，你畢竟也手軟心軟了。父親，如果說嬰兒具有宿慧，我必定是十分歡喜天折的，為的是不願與你成就父女的名分，而你終究沒有成全我，到底是什麼樣的靈犀讓你留我，恐怕你也遺忘了。而從那一次——我們第一次的爭執之後，我的確不再哭了，竟然乖乖地聽命長大。父親，我在聆聽自己骨骼裏宿命的聲音。

前尋

我畏懼你卻又希望親近你。那時，我已經可以自由地跑於田埂之上、土堤之下、春河之中。我非常歡喜嗅春草拈斷後，莖脈散出來的拙香，那種氣味讓我覺得是在與大地溫存。我又特別喜愛尋找野地裏小小的蛇莓，翻閱田埂上每一片草葉的腋下，找豔紅色的小果子，將它捏碎，讓酒紅色的汁液滴在指甲上，慢慢浸成一圈淡淡的紅線。我像個爬行的嬰兒在大地的母親的身上戲耍，我偶爾趴下來聽風過後稻葉窸窣窸窣的碎語，當它是大地之母的鼾聲。這樣從午後玩到黃昏，漸漸忘記我是人間父母的孩兒。而黃昏將盡，竹舍內開始傳出喚我的女聲——阿嬤的、阿姆的、隔壁家阿婆的，一聲高過一聲，我蹲在竹叢下聽得十分有趣，透過竹幹縫看她們焦慮的裸足在奔走，不打算理，不是惡意，只是有一點不能確信她們所喚的名字是不是指我？若是，又不可思議為什麼她們可以自訂姓名給我，一喚我，我便得出現？我喚蛇莓多次，蛇莓怎麼不應聲而來呢？這時候，小路上響起這村舍裏唯一的機車聲，我知道父親你從市場賣完魚回來了，開始有點怕，抄小路從後院回家，趕快換下髒衣服，塞到牆角去，站在門檻邊聽屋外的對話：

「老大呢？」你問，你知道每天我一聽到車聲，總會站在曬穀場上等你。阿嬤正在收乾

衣服，長竹竿往空中一轟，衣衫紛紛撲落在她的手臂彎裏，「迨迨到不知曉回來，叫半天，也沒看到囤仔影。」我從窗櫺看出去，還有一件衣服張臂黏在竹竿的末端，阿嬤仰頭稱手抖著竹竿，衣服不下來。是該出去現身了。

「阿爸。」扶著木門，我怯怯地叫你。

阿嬤的眼睛遠射過來，問：「藏去哪裏？」

「我在眠牀上睏。」說給父親你聽。你也沒正眼看我，只顧著解下機車後座的大竹籬，一色一色地把魚啊香蕉啊包心菜啊雨衣雨褲啊提出來，竹籬的邊縫有一些魚鱗在暮色中閃亮著，好像魚的魂醒來了。地上的魚安靜地裏在山芋葉裏，海洋的色澤未褪盡，氣味新鮮。

「老大，提去井邊洗。」你踩熄一支煙，噴出最後一口，煙裊裊而升，如柱，我便認為你的煙柱擎著天空。

我知道你原諒我的謊言了，提著一座海洋與一山果園去井邊洗，心情如魚躍。

我習慣你叫我「老大」，但是不知道為何這樣稱呼我？也許，我是你的第一個孩子；也許，你稍稍在自我補償心中對男丁的希望；也許，你想征服一個對手卻又預感在未來終將甘拜下風。你雖為我命名，我卻無法從名字中體會你的原始心意；只有在酒醉的夜，你醉歪的沙發上，用沙啞而挑戰的聲音叫我：「老——大，幫——我脫鞋——」非常江湖的口氣。

我遲疑著，不敢靠近你那酒臭的身軀，你憤怒：「聽到沒？」我也在心底燃著怒火，勉強靠近你，擡腳，脫下鞋，剝下襪子，再換腳。你的腳指頭在日光燈下軟白軟白地，有點沖鼻，把你的雙腳扶搭在椅臂上，提著鞋襪放到門廊上去，便衝出門溜去稻田小路上坐著。我很憤怒，朝墨黑的虛空丟石頭，石頭落在水塘上：「得攏！」月亮都破了。只有這一刻，我才體會出你對我的原始情感：畏懼的、征服性的，以及命定的悲感。

然而，我們又互相在等待、發現、尋找對方的身影。

夏天的河水像初生育後的母乳，非常豐沛。河的聲音喧嘩，河岸的野薑花大把大把地香開來，影響了野蕨的繁殖慾望，蕨的嫩嬰很茂盛，一莖一莖綠賊賊地，採不完的。不上學的午後，我偷偷用鐵釘在鋁盆沿打一個小孔，繫上塑膠繩，另一頭綁在自己的腰上，拿著穀篩，溜去河裏摸蛤蜊。「撲通！」下水，水的壓力很舒服，我不禁「啊啊啊！」地呼氣。河砂在腳指縫搔癢、流動，用腳指一掘，就踩到蛤蜊了，摸起來丟在鋁盆，「咚！咚！咚！」蛤蜊們在盆裏水中伸舌頭吐砂，十分頑皮，我一粒一粒地按它們的頭，叫它們安靜些。有時，篩到玻璃珠、螺絲釘、鈕釦，視為珍寶，尤其鈕釦。我可以辨認是哪一家孀子洗脫的釦子，當然不還她，拿來縫布娃娃的眼睛。啊！我沒有家，沒有親人，沒有同伴，但擁有一條奔河，及所有的蛤蜊、野蕨、流砂。這時候，遠方竹林處傳來你的摩托車聲，絕對是你的，

那韻律我已熟悉。我想，我必須躲起來，不能讓你發現我在玩水。但是這一段河一覽無遺，蘆葉也不夠密，我只得游到路洞中去藏，等待你的車輪輾過。我有種緊張的興奮，想嚇你，當你的車甫過時，大聲喊你：「阿——爸啊！」然後躲起來，讓你只聞其聲不見其人，偷看你害怕的樣子：你也許會沿著河搜索，以為我溺斃了，剛剛是回魂來叫你，你也許會哭，啊！我想看你為我哭的樣子……來了，車聲很近了，準備叫，「轟轟轟……」，車輪輾過洞的路表，河波震得我麻麻的，我猛然從水中竄出，要叫，剎那間心生懷疑，車行已遠……那兩個字含在嘴裏像含著兩粒大魚丸，喘不過氣，我長長地嘆一口氣，把那兩字吐到河水流走。叫你「阿爸」好像很不妥貼，不能直指人心，我又該稱呼你什麼，才是天經地義的呢？一身子水在牽牽掛掛，滴到河裏像水的嬰啼，我帶著水潛回河中，不想回家去幫你提魚提肉，連對「父親」的感覺也模糊了。夏河如母者的乳泉，我在載浮載沉。然而，為何是你先播種我，而非我來哺育你？或者，為何不能是互不相識的兩個行人，忽然一日錯肩過，覺得面熟而已？我總覺得你藏著一匹無法裁衣的情感織錦，讓我找得好苦？

遲歸的夜，你的車聲是天籟中唯一的單音。我一向與阿嬤同牀，知道她不等到你歸來則不能睡，有時聽到她在半睡之中自嘆自艾的鼻息，也開始心寒，怕你出事。你的車聲響在無數的蛙鳴蟲唧之中，我才鬆了心，與世無爭。你推開未拴的木門進入大廳，跨過門檻轉到阿

嬤的房裏請安，你們的話中話我都聽進耳裏，你以告解的態度說男人嗜酒有時是在江湖不得不，有時是爲了心情鬱促。阿嬤不免責備你，家裏釀的酒也香，你要喝幾罈就喝，也免得妻小白白擔了一段心腸。這時，阿姆燒好了洗澡水，也熱了飯湯，並請你親自去操刀做生魚片。一切就緒，你來請阿嬤起身去喝一點薑絲魚湯。掀起蚊帳，你問：

「老大呢？」

「早就睏去囉。」

你探進來半個身子，撥我的肩頭，叫：

「老大的——老大的——起來吃さしみ！」

我假裝熟睡，一動也不動（心想：「再叫呀！」）。

「老大的——」

「睏去了，叫伊做啥？」阿嬤說。

「伊愛吃さしみ。」

做父親的搖著熟睡中女兒的肩頭，手勁既有力又溫和，彷彿帶著一丁點權威性的期待，及一丁點怕犯錯的小心。我想我就順遂你的意思醒過來吧！於是，我當著那些蛙們、蟲群、竹叢、星子、月牙……的面，在心裏很仁慈地對著父親你說：「起來吧！」

「做啥？阿爸。」我裝著一臉惺忪問你。

「吃さしみ。」說完，你很威嚴地走出房門，好像仁盡義至一般。但是，父親，你尋覓過我，實不相瞞。

手 溫

那是我今生所握過，最冰冷的手。

「青青校樹，萋萋芳草」的驪歌唱過之後，也就是長辮子與吊帶裙該換掉的時候。那一日，正是夏秋之間田裏割稻的日子，每個人都一頭斗笠、一手鐮刀下田去了。田土乾裂如龜殼，踩在腳底自然升起一股土親的感情。稻穗低垂，每一顆穀粒都堅實飽滿，閃白閃白的稻芒如弓弦上的箭，隨時要射入村婦的薄衫內，好搔得一坨紅癢。空氣裏，儘是成熟的香，太陽在裸奔。

父親，你刈稻的身軀起伏著，如一頭奔跑中的豹。你的鐮刀聲擦過我的耳際，你的闊步

踩響了我左側的裂土，你全速前進，企圖超越我，然後會在平行的時候停下來，說：「換！」然後我就必須成爲你左側的敗將，目送你豹一般往前刈去，一路勢如破竹。但是，父親，我決心贏你。我把一望無際的稻浪想像成戰地草原，要與你一決雌雄。我使盡全力速進，刈聲脆響，挺立的稻桿應聲而倒，不留遺言。我聽見你追趕的鐮聲，逼在我的足踝旁、眉睫間、汗路中、心鼓上，我喘息著，焦渴著，使刀的勁有點軟了，我聽到你以一刈雙樑的掌式逼來，刈聲如狼的長嗥，速度加快，我不由得憤怒起來，撐開指掌，也用同樣的方式險進，以拚命的心情。父親，去勝過自己的生父似乎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能了解嗎？

當我抵達田埂邊界，挺腰，一背的溼衫，汗水淋漓，我握緊鐮刀走去，父親，我終於勝過你，但是不敢回頭看你。

日落了，一畦田的穀子都已打落，馬達聲停止，阿嬤站在竹林叢邊喊每個人回家晚飯。田裏只剩下父親你和我，你正忙著出穀，我隨手束起幾株稻草，鋪好，坐下歇腳，摳摳掌肉上的繭，當我摘下斗笠搧風時，你似乎很驚訝，停下來：

「老大，妳什麼時候去剪掉長頭毛？」

「真久囉。」我摸摸那汗溼溼的短髮，有點不好意思，彷彿被你窺視了什麼。

「做啥剪掉？」

「讀國中啊！你不知道？」

「哦。」

你沉默地出好穀子，挑起一籮筐的穀子走上田埂回家，不招呼我，沉重的背影隱入竹林裏。

我躺下，藏在青稗稻草裏的蛤蟆紛紛跳出來，遠處的田有人在燒乾稻草，一群虎狼也似的野火奔竄著、奔竄著，把天空都染紅了半邊。我這邊的天，月亮出來了，然而不是白夜。

父親，我了解你的感受，昔日你襁抱中那個好哭的紅嬰，今日已搖身一變了。這怎能怪我呢？我們之間總要有一個衰老，一個成長的啊！

但是，一變必有一劫。田裏的對話之後，我們便很少再見面了。據說你在南方澳，漁船回來了，漁獲量就是你的心事；據說你在新竹，我在菜園裏摘四季豆的時候，問：

「阿嬤，阿爸去哪？」

「新竹的款！」

「做什麼？」

「小捲。講是賣小捲。」

「你有記不對沒？你上次講在基隆。」

「不是基隆就是新竹，你阿爸的事我哪會知？」

基隆的雨季大概比宜蘭長吧！雨港的簷下，大概充斥著海魚的血腥、批魚筒的銅板味，及出海人那身洗也洗不掉的鹽澆臭。交易之後，穿著雨衣雨鞋的魚販們，抱起一筐筐的鮮魚走回他們自己的市場，開始在尖刀、魚俎、冰塊、山芋葉、溼鹹草，及秤錘之間爭論每一寸魚的肉價，父親，你是他們中的一員，你激動的時候就猛往地上吐檳榔汁，並操伊老母……雨天，我就這樣想像。想到心情壞透了，就戴上斗笠，也不披蓑衣，從後院雞舍的地方爬上屋頂，小心不踩破紅瓦片，坐在最高的屋墩上，極目眺望，望穿汪洋一般的水田、望盡灰青色的山影，雨中的白鷺鷥低飛，飛成上下兩排錯亂的消息，我非常失望，囁嚅著：「阿爸！」、「阿爸！」天地都不敢回答。

再見到你，是一個寤寐的夜，我都已經睡著了，正在夢中。突然，一記巨響——重物跌落的聲音，改編了夢中的情節，我驚醒過來，燈泡的光刺著我的睡眠，我還是看到你了，父親。你全身爬進牀上衣櫃的底部，雙拳捶打著木板牀，兩腳用力地蹭著木板牆壁，壁的那一面是擺設神龕的位置，供桌、燭臺、香爐，及牌位都搖搖作響，阿嬤束手無策，不知該救神還是救人？你又掙扎著要出來，龐大的身軀卡在櫃底，你大聲地呼嘯著、咆哮著、痛罵一些人：……我快速地爬下牀，我知道緊接著你會大吐，把酒腥、肉餛、菜酸臭，連同你的鏽

底心事一起吐在木板牀上，流入草蓆裏。

父親，我奪門而去，夜露吮吸著我的光臂及裸足，我習慣在夜中行走，月在水田裏追隨我，我抓起一把沙石，一一扔入水田，把月砸破，不想讓任何存在窺見我心底的悲傷。整個村子都入睡了，沉浸在他們簞食瓢飲的夢中。只有田裏水的鬧聲，沖破土堤，夜奔到另一畦田；只有草叢間不倦的螢火蟲，忙於巡邏打更。父親，夜色是這麼寧謐，我的心卻似奔潰的田土，淚如流螢。第一次，我在心底下定決心：

「要這樣的阿爸做什麼？要這樣的阿爸做什麼？」

父親，我竟動念棄絕你。

七月是鬼月，村子裏的人開始小心起來，言談間、步履間，都端莊持重，深怕失言惹惱了田野中的孤魂，更怕行止之際騷擾到野鬼們的安靜——在七月，他們是自由的、不縛不綁不必桎梏，人要禮讓他們三分。小孩子都被叮嚀著：江底水邊不可去哦，有水鬼會拖人的腳；天若是黑，竹林腳千萬不要去哦，小鬼們在抽竹心吃，有聽見沒？第二天早晨去竹叢下看，果然落了一地的竹籜，及吸斷的竹心渣。鬼來了，鬼來了。

七月十四，早晨，我在河邊洗衣，清早的水色裏白雲翠葉未落，水的曲線曼妙地獨舞著，光在嬉鬧，如耀眼的寶珠浮於水面，我在洗衣石上搓揉你的長褲，阿爸，一扭，就是一灘的魚腥水滴入河裏，魚的鱗片一遇水便軟化，紛紛飄零於水的線條裏。阿爸，你的車聲響起，近了，與我擦背而過，我蹲踞著，也不回頭看你了，反正，你是不會停下來與我說話的。我把長褲用力一拋，「叭」入河，用手指鉤住皮帶環，兩隻褲管直直地在水裏飄浮，水勢是一往無悔的，阿爸，我有一兩秒的時間遲疑著，若我輕輕一放指，長褲就流走了。但我害怕，感覺到一種逝水如斯的顫慄，彷彿生與死就在彈指之間。我快速地把長褲收回來，扭乾每一滴水，將它緊緊地塞進水桶裏。好險！撿回來了，阿爸！

但是阿爸，你的確是一去不返了。

那日，夜深極了，阿爸你還未回來，廳堂壁上的老鐘響了十一下，我尚未闔眼。遠處傳來一聲聲狗的長嘯，陰森森的月暝夜，我想像總有一點聲音來通風報信吧！當我渾渾噩噩地從寤寐之中醒來時，有人用拳頭在敲木門：「動」、「動」、「動」……

一個警察，數個遠村帶路的男人，說是撞車了，你橫躺在路邊，命在旦夕，阿爸。

阿媽與阿媽隨去後，我匱至沙發上呆住，老鐘「滴答」、「滴答」，夜是絕望的黑，蟲聲仍舊唧唧，如蒼天與地母的鼻鼾。我環膝而坐，頭重如石磨，所有的想像都是無意義的暴

動，人生到此，只有癡癡呆呆地等待、等待，老鐘「滴答、滴答、滴答……」時間的咒語。

隱隱約約有哭聲，從遠遠的路頭傳來，女人們的。你被擡進家門，半個血肉模糊的人，還沒有死，用鼻息呻吟著、呻吟著。我們從未如此尷尬地面對面，以至於我不敢相認，只有你身上穿著的白襯衫我認得，那是我昨天才洗過晾過疊過的。阿姆為你褪下破了的花衫，為你拭血，那血汨汨地流。所有的人面容憂戚，但我已聽不見任何哭聲，耳殼內只迴盪著老鐘的擺聲及你忽長忽短的呻吟——天就要亮了，像不像一個不願回家的稚童搖著他的博浪鼓在哭？我端著一臉盆的污水水到後院井邊去，才呼吸到將破的夜的香，但是這香也醒不了誰了。上方的井水一線如瀉，注亂下方池裏的碎月，我端起臉盆，一潑，水盪著這將蕪的家園，「天啊！」我說，臉盆墜落，咕咚咚幾滾，覆地，是上天賜下來的一個笏杯嗎？我跪在石板上搓洗染血的毛巾，血腥一波一波刺著我的鼻，這濃濁、強烈、新鮮的男人的血，自己阿爸的。搓著搓著，手軟了，坐在溼漉漉的青石上，面對著井壁痛哭，壁上的青苔、土屑、蝸牛唾糊了一臉，若有一命抵一命的交易，我此刻便換去，阿爸。

天亮的時候，他們再度將你送去鎮上就醫，所有的人走後，你呻吟一夜的屋子空了，也虛了，只留下地上的斑斑碧血。那日是七月十五日，普渡。

我在井邊淘洗著米，把你的口糧也算進去的。昨夜的血水沉澱在池底，水色綠黑，我把髒的水都放掉，池壁也刷洗過，好像刷掉一場噩夢，好像什麼事也沒發生過，把上井的清水釋放出來，我要淘米，待會兒家人都要吃我煮的飯，做田的人活著就應該繼續活著，阿爸。

河那邊的小路上，一個老人的身影轉過來，步子遲緩而佝僂，那是七十歲的大伯公，昨晚，他一起跟去醫院的。我放下米鍋，越過竹籬笆穿過鴨塘邊的破魚網奔於險狹的田埂上，田草如刀，鞭著腳踝，鞭得我顛仆流離，水田漠漠無垠，也不來扶，跳上小路的那一刻，我很粗暴地問：

「阿爸怎麼樣？」

「啊……啊……啊……」他有嚴重的口吃，說不出話。

「怎麼樣？」

「啊……啊……伊……伊……」

就在我憤怨地想撲向他時，他說：

「死……死了……」

他蹣跚地走去，搖搖頭，一路囁囁著：「沒……沒救了……」我低頭，只看見水田中的天，田草高長茂盛，在晨風中搖曳，搖不亂水中天的清朗明晰，我卻在野地裏哀痛，天！

那是唯一的一次，我主動地從伏跪的祭儀中站起來，走近你，俯身貪戀你，拉起你垂下的左掌，將它含在我溫熱的兩掌之中摩挲著、撫摸著你掌肉上的厚繭、跟你互勾指頭，這是我們父女之間最親熱的一次，不許與外人說（那晚你醉酒，我說不要你了，並不是真的），拍拍你的手背，放好放直，又回去伏跪。當我兩掌貼地的時候，驚覺到地腹的熱。

後 尋

死，就像一次遠遊，父親，我在找你。

從學校晚讀回來時，往往是星月交輝了。騎車在碎石子路上，經過你偶去閒坐的那戶竹圍，不免停車，將車子依在竹林下，彎進去，燈火守護著廳廳房房，正是人家晚膳的時刻。曬穀場上的狗向我吠著，我在他們的門外佇立，來做什麼呢？其實自己也不清楚，就只是一種心願罷了，來看看父親你是否在他們家閒坐而已。那家婦人開了門，原本要延請我入室，似乎也記得我正在服喪，頭髮上別住的粗麻重孝，令她遲疑而不安，她雙手合起矮木門，只現出半身問我：「啥麼事？」我尷尬而不敢有愠，說：「有久沒看到你，我阿爸過身，多謝妳幫忙。」我轉身要走了，她叫住我，說：「是沒棄嫌才跟妳講，去別人家，戴的

孝要取下來，壞吉利。」父親，東逝水了，東逝水了，我是岸土上奔跑追索的盲目女兒，衆生人間是不會收留你的了。

天倫既不可求，就用人倫彌補，逆水行舟何妨。父親，你死去已逾八年。

「你真像我的阿爸！」我對那人說。有時，故意偏著頭眯著眼覷他。

「看什麼？」他問。

「如果你是我阿爸，你也認不得我了。」

「哦？」

「你死的時候三十九歲，我十三歲；現在我二十一歲了，你還是三十九歲。」

「反正碰不到面。」

癡傻的人才會在情愫裏摻太多血脈連心的渴望，父親，逆水行舟終會覆船，人去後，我還在水中自溺，遲遲不肯上岸，岸上的煙火炎涼是不會裸抱我的了，我註定自己終需浴火劫而殘喘、罹情障而不癒、獨行於荆棘之路而印血，父親，誰叫我對著天地灑淚，自斷與你的三千丈臍帶？我執迷不悟地走上偏峰斷崖，無非是求一次粉身碎骨的救贖。

第十一年，按著家鄉的舊俗，是該為你撿遺骨了。

「寅時，自東方起手，吉」，看好時辰，我先用鮮花水果祭拜，分別喚醒東方的「皇天」、西面的「后土」，及沉睡著的你，阿爸。

墓地的初晨，看慣了生生死死的行伍，也就由著相思林兀自款搖，落相思的雨點：由著風低低的吼，翻閱那地上的冥紙、草履、布幡。雀在雲天，巡邏或者監視，這些永恆夢國的侍衛們，時時清查著，誰是新居者，誰是寂寞身後的人？馬纓丹是廣闊的夢土上，最熱情的安慰，每一朵花都是胭脂帶笑的；野蔓藤就是情牽了，挽著「故閨女徐木蘭之墓」及「龍溪顯祖考妣蘇公媽一派之佳城」這二老一少，不辭風雨日暮；紫牽牛似托鉢的僧，一路掌著琉璃紫碗化緣，一路誦「大悲咒」，冀望把夢土化成來世的福田。

「武罕顯考圭漳簡公之墓」，你的四周長著帶刺的含羞草，一朵朵粉紅色花是你十一年來字不成句的遺言，阿爸。三炷清香的虛煙裊裊而升，翳入你靈魂的鼻息之中，多像小時候，我推開房門，搖搖你的腳丫，說：「喂，起來囉，阿爸！」你真從睡中起身，看我一眼。「時辰到了。」挖墓的工人說。

按禮俗，掘墓必須由子嗣破土。我接過了字鎬，走到東土處，使力一掘，禁錮了十一年的天日又要出現了，父親，我不免癡想起死回生，希望只是一場長夢而已。

三個工人合力扒開沙石，棺的富貴花色已隱隱若現，我的心陣痛著，不知道十餘年的風暴雨虐、螻蟻啃嚼，你的身軀骨肉可安然化去，不痛不癢？所謂撿骨，其實是重敘生者與死者之間那一樁肝腸寸斷的心事，在陽光之下重逢，彼此安慰、低訴、夢迴、見最後一面、共享一頓牲禮酒食，如在。我害怕著，怕你無面無目地來赴會，你死的時候傷痕累累。

拔起棺釘，上棺嘎然翻開，我睜開眼，借著清晨的天光，俯身看你：一個西裝筆挺、玄帽端正、革履完好、身姿壯碩的三十九歲男子寂靜地躺著，如睡。我們又見面了，父親。

啊！天，他原諒我了，他原諒我了，他知道我那夜對蒼天的哭訴，是孺子深深愛戀人父的無心。

父親，喜悅令我感到心痛，我真想流淚，寬恕多年來對自己的自戕與恣虐，因為你用更溫柔敦厚的身勢襍抱了我，視我如稚子。如果說，你不願腐朽是爲了等待這一天來與人世真正告別、爲至親解去十一年前那場噩夢所留下的繩索，那麼，有誰比我更應該迎上前來，與你心心相印、與你舐犢共宴？父親，我伏跪著，你躺著，這一生一死的重逢，雖不能執手，卻也相看淚眼了，在鹹淚流過處，竟有點頑石初悟的地坼天裂之感，我們都應該知足了。此

後，你自應看穿人身原是鬻體，剔肉還天剔骨還地，恢復自己成爲一介逍遙赤子；我也應該舉足，從天倫的窗格破出，落地去爲人世的母者，將未燃的柴薪都化成炊煙，去供養如許蒼生。啊！我們做了十三年的父女，至今已緣盡情滅，卻又在斷滅處，拈花一笑，父親，我深深地賞看你，心卻疼惜起來，你躺臥的這模樣，如稚子的酣眠、如人夫的腩腆、如人父的莊嚴。或許女子賞看至親的男子都含有這三種情愫罷！父親，濤濤不盡的塵世且不管了，我們的三世已過。

「合上吧！不能撿。」工人們說。

我按著葬禮，牽袞跪著，工人鏟起沙石置於我的裙內，當他們合上棺，我用力一撥，沙石墜於棺木上，算是我第二次親手葬你，父。遠遊去吧！你二十四歲的女兒送行送到此。

所有的人都走後，墓地又安靜起來，突然，想陪你抽一支煙，就插在燃過的香炷上。煙升如春蠶吐絲，雖散卻不斷，像極人世的念念相續。墓碑上刻著你的姓名，我用指頭慢慢描了一遍，沙屑黏在指肉上，你的五官七竅我都認領清楚，如果還能乘願再來，當要身體髮膚相受。

不知該如何稱呼你了？父親，你是我遺世而獨立的戀人。

無緣緣

柳宗元〈蝘蝓傳〉

蝘蝓（一）者，善負（二）小蟲也。行遇物，輒（三）持取，印（四）其首負之。背愈重，雖困劇（五）不止也。其背甚澀，物積因不散。卒躓仆（六）不能起。人或憐之，為去其負。苟能行（七），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墜地死。

今世之嗜取者（八），遇貨不避，以厚其室，不知為己累也，唯恐其不積。及其怠而躓也，黜棄（九）之，遷徙（十）之，亦以病（十一）矣。苟能起，又不艾（十二），日思高其位，大其祿（十三），而貪取滋甚（十四），以近於危墜。

觀前之死亡不知戒，雖其形魁然（十五）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十六）則小蟲也，亦足哀夫！

注釋

- （一）蝘蝓：蟲名，色黑，體形小，背澀，好負物。
- （二）善負：喜歡背負重的東西。
- （三）輒：每每，總是。
- （四）印：通「昂」，抬起。
- （五）困劇：疲累到極點。
- （六）躓仆：跌倒，在此指被壓倒之意。
- （七）苟能行：如果還能爬行。
- （八）嗜取者：喜歡貪取財物的人。
- （九）黜棄：罷官免職。
- （十）遷徙：放逐至偏遠的地方。
- （十一）病：受到禍害。
- （十二）不艾：不停止。
- （十三）大其祿：增加自己的俸祿薪水。

(十四)滋甚：更加嚴重。

(十五)魁然：高大的樣子。

(十六)智：見識。

翻譯

蝨蠊是一種善於背東西的小蟲。它在爬行中遇到東西，就抓取過來，仰起頭揹着它們。揹負的東西越來越重，即使非常疲乏勞累也不停止。它的背很粗糙，因而物體堆積不會散落，最終被壓倒爬不起來。有時人們可憐它，替它除去背上的物體。可是如果它還能爬行，就像原先一樣抓取物體。它又喜歡往高處爬，用盡了它的力氣也不停止，直至跌落到地上摔死。

如今世上那些貪得無厭的人，見到錢財就不放過，用來增加他們的家產，不知道財貨會成爲自己的累贅，還只擔心財富積聚得不够多。等到他們壞了事栽了跟頭，有的被貶斥罷官，有的被流放到邊遠地區，這也夠痛苦的了。一旦再被起用，他們仍不肯悔改，成天想着提高自己的官位，增加自己的俸祿，而且變本加厲地貪取錢財，因而面臨着從高處摔下來的危險。

看到前人由於極力求官貪財而自取滅亡也不知引以爲戒。即使他們的外形看起來龐大，他們的名義是人，可是智慧卻和蝨蠊小蟲一樣。這也太可悲了！

莊子寓言選讀

一、《莊子逍遙遊》選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一）貽（二）我大瓠（三）之種，我樹（四）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五）。非不呶然（六）大也，吾為其無用而掊（七）之。」

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手（八）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澠統（九）為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之曰：『我世世為泝澠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十）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十一）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澠統，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十二）以為大樽（十三）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十四）也夫！」

注釋

- （一） 魏王：指梁惠王。
- （二） 貽：音一，贈送。
- （三） 瓠：音ㄏㄨˋ。葫蘆之類的植物。長而瘦者稱瓠，短而腹大者稱匏。
- （四） 樹：動詞，種植。
- （五） 瓠落無所容：因為果實太大，沒有水缸可以放得下它。有一說是材質太脆弱，無法承受水的重量。
- （六） 呶然：呶音ㄊㄠˊ，外大而中空、虛大。
- （七） 掊：音ㄅㄡˊ，打破、擊破。
- （八） 龜手：龜同「皸」，讀ㄍㄨㄣˊ，因為寒冷而凍傷皮膚。

(九) 泝統：泝音ㄊㄨˋ，形容水聲或鑼鼓聲。泝音ㄊㄨˋ，漂洗。統同「纒」，音ㄊㄨㄥˋ，棉絮。

(十) 鬻：音ㄩˋ，賣。

(十一) 說：音ㄕㄨㄟˋ，說服，用言語勸人。

(十二) 慮：思考。

(十三) 大樽：樽本指酒器，沒有內容物則可浮於水上。所以莊子建議惠施可以將大酒器繫於腰間，浮在水面上。

(十四) 有蓬之心：蓬就是蓬蒿，短曲不直。莊子用來批評惠施見解狹隘迂腐。

翻譯

惠施對莊子說：「魏王送給我大葫蘆的種子，我將它栽植成樹後，結出的果實有五石重。我用它來盛裝水漿，它雖然堅固，可是卻重得舉不起來。把它剖開做瓢，又太大了，沒有水缸容納得下它。這個葫蘆真是虛有其大，我因為它沒有用處，所以就把它給擊碎了。」

莊子說：「您實在是不善於使用大的東西啊！宋國人有一種不讓手的皮膚凍裂的藥物。靠著這種藥物，他們世世代代以漂洗絲絮為職業。後來有個人聽說這件事，便願意用百金的高價收買藥方。他們便召集全族的人聚集在一起商量：『我們世世代代在河水裡漂洗絲絮，也不過賺到幾兩黃金而已。如果今天我們賣掉這個藥方，就可以得到一百兩黃金，那就把藥方賣給他吧！』這個人買了藥方後，便來遊說並將藥方獻給吳王。正巧越國發兵入侵，吳王便任命他為將軍統領部隊。他利用要藥方，在冬天與越國水戰，大敗越軍。因為他的功勞，吳王割地封賞。能使手不凍裂的藥方是一樣的，有的人用它來獲得封賞，有的人卻只能靠它在水中漂洗絲絮，可見他們的運用各有不同。如今你有五石那麼大的容量的葫蘆，怎麼不用繩結將它製成腰舟，浮游於江湖之上呢？反而擔心它太大無處可容，看起來是你自己心量太狹小了吧！」

一、《莊子·山木》選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

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

夫子出於山，舍（一）於故人家。故人喜，命豎子（二）殺雁（三）而烹之。

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

注釋

(一) 舍：住宿。

(二) 豎子：僮僕。

(三) 雁：即「鵝」。

翻譯

莊子與學生們在山中行走，看見有一棵很大的樹木，枝葉茂盛，可是伐木的工匠們停在樹的旁邊不動手，莊子問他是什麼緣故，工匠回答說：「這樹木雖大，卻沒有用處。」莊子說：「這樹木因為沒有用，所以能夠享盡壽命。」一行人離開了山林，住在一個朋友家裡。因為許久未見，朋友高興得命令僮僕殺鵝款待客人。童僕說：「我們家有兩隻鵝。一隻會較，一隻不會叫，請問要殺哪一隻呢？」主人回答說：「殺那隻不會叫的。」第二天，學生就問莊子：「昨天山林裡的樹木，因為沒有用，所以可以享盡天年。可是主人家的鵝，卻因為沒有用被殺掉了，老師你想讓自己成為有用的呢？還是無用的呢？」

廁所的故事

開始唸小學那一年，我第一次看見衛生紙，至於正式使用，是在二年級的時候，在這之前，解手後都是用竹片子或黃麻桿一揩了事。大人們的廁所在房間內，用花布簾圍住壁角，裡邊放著馬桶；小孩子們沒有限制，水溝、牆角、甘蔗田以及任何可以蹲下來的地方，統統是廁所。

在學校裡，老師天天交代我們：要穿鞋子，要常洗頭髮，要買衛生紙，不要隨地大小便。我回家跟爸說要買鞋子，爸說沒那麼「好命」；我提起衛生紙的好處，媽說那太浪費，小孩子不懂賺錢的辛苦；我又引用老師的話，說用竹片子揩屁股會生痔瘡，爸生氣了，他說老師一定瘋了，因為他從一歲到二十多歲都是這樣，也沒生過痔瘡；我小聲地說，應該有廁所，祖父說，奇怪，水溝不是很多嗎？最後爸解釋說，衛生紙太薄，容易破，揩不乾淨。這以後，媽准許我用粗草紙，那是大人們用的，不過，我還是寧可用竹片子，粗草紙就帶到學

校讓老師檢查，我們班上有一半以上的同學都和我一樣，老師也不再要我們買衛生紙了。

二年級下學期，三姑帶著表弟從台北來我家玩，吃過中飯，表弟說要上廁所，我帶他到門前的水溝邊，他很驚訝，硬是不肯脫下褲子，說是沒有東西擋著他拉不出來。我帶他到豬舍旁邊，他蹲在地上，不時看著我，然後站起來，說他拉不出來。我只好走開，隔一陣子就喊：「好了沒有？」表弟苦著臉走出來對我說沒有，我拉起他跑到學校，他急忙衝進廁所，出來之後，滿頭大汗。在回家的路上，他一直問我：為什麼廁所裡沒有水箱子？為什麼有很多白白小小的蟲？還有，在水溝裡拉屎，警察為什麼不管？我說警察的兒子也和我們一樣，他就說，回台北以後要報告老師，叫老師來抓警察。我聽了感到很生氣，跟他說，警察和真平、四郎一樣偉大，不能抓。他不相信，還說校長可以管老師，老師可以管警察，真平和四郎跟總統一樣大，不是跟警察一樣大。我氣極了，不再理他。

三年級放寒假的時候，爸和叔叔們合資蓋了一間廁所。「落成」那天，我們幾個小孩子熱烈地討論誰應該第一個使用，六叔把我們趕開，他說他是高中生，當然是第一。他進去了，一下子又走出來，很不高興的樣子，原來，有人先進去過了，六叔一口咬定是那個泥水匠，他嘀咕著說要找泥水匠算帳。我們建議六叔把他抓來灌尿，像灌香腸一樣，六叔說好。那天晚上，爸和叔叔們在院子裡聊天，聊到這件事，二叔說，新廁所有外來的「黃金」，大吉大利，六叔不同意，他認為新廁所應該由自己人開張，才有新氣象，爸沒有意見。我對爸

說，六叔只知道拉屎要爭第一，六叔一巴掌打在我屁股上，媽說該打。我很不甘心，跑去告訴祖父，祖父走出來，把六叔罵了一頓：「你吃飯爭第一，拉屎爭第一，爲什麼英文只考了二十一——二十一——」，我說二十七分，祖父接下去：「二十七分！啊？」五叔在一旁笑，他說這也可以算第一，六叔說，五哥以前數學只考二十四分，烏龜笑鰓沒尾巴，祖父說：「都是屎桶！」過後，我問六叔，還要不要把泥水匠抓來灌屎，他說我以後再這麼問，他就灌我。

我升上五年級，村長換了人，新村長說，要好好整頓村裡的環境衛生。首先，他出錢蓋了四棟公用廁所，又一家接一家地勸人蓋廁所，他跟祖父說，廁所和吃飯一樣重要，祖父說哪有這種事！一有空，他就騎著腳踏車到處巡視，發現有小孩隨地大小便，當場打屁股，我們班上有好幾個男生被他打過，都很氣他，叫他「哭鐵面」。每次開村民大會，他一定會再三地說明廁所的重要性，有一次還說「廁所就是生命」，六叔跑到台上去，不知道跟他說了些什麼，他馬上又補充了一句：「廁所爲成家之本！」末了，他建議大家不要再竹片麻桿揩屁股，因爲這樣會得破傷風。有人站起來發言，說不會得破傷風，應該是會生糞口蟲，我們學校一位女老師立刻又發言，她認爲應該是生痔瘡才對。然後指導員出來解釋，他說，應該是會長瘤才合理，他的一個朋友就是這樣。到後來，村長說：「統統有可能，不過，得破傷風的機會最大。」那一次大會後有贈送紀念品，每家三包衛生紙，兩包樟腦丸，一把長柄

豬鬃刷子。鄉裡派來的衛生員特別交代，刷子是清洗廁所用的，媽說這種刷子這麼好，用來洗刷廁所太可惜，所以一直放在廚房裡使用。

初一那年冬天，嘉南平原大地震，震塌了村裡兩棟公用廁所，救災工作結束之後，村長開始計畫重建廁所。村長太太負責募捐工作，她幾乎天天都在村子裡跑來跑去，那陣子，米菜肥料都缺貨，物價又貴，村長太太跑了兩個禮拜，還湊不到蓋一棟廁所的錢。又過了幾天，鄰村有個有錢人到我們村子來，他說他願意負責蓋廁所的經費，條件是，水肥歸他收一年。村裡的人開會通過，半個月後，廁所蓋好了，還裝了水箱，那個有錢人每天派車子來載水肥。聽說他包辦了好幾個村子的水肥，轉手賣給魚塢和農家，一桶二十五塊錢。過了一陣子，他問村長，爲什麼你們這裡的水肥特別少？村長說，本來就這麼些，他不相信，硬說有人偷肥，村長說那東西又不能吃，誰要偷？兩個人先是在路上吵，一直吵到派出所，又吵回路上，然後再吵進派出所。警察耐心地分析：這裡的人八成以上種甘蔗，根本不要肥料，村長保證沒有人偷去吃，那個有錢人氣得臉都歪了，他嘀咕著說，這樣下去會賠本，生意真不好做，怎麼大家不多拉一點？怎麼不多拉一點呢？大約一個月後，政府大量配給農肥，接著肥料兩次跌價，那個有錢人再不派車來載水肥了。村長把他找來，要他按照契約清理水肥，他說要那麼多幹什麼？又不能吃！兩個人又到派出所去，結果，一直到我唸初二上學期，他都派車清理水肥，一個月一次。有一次，六叔在路上遇見他，問他水肥好不好賣？他說生意

不好做；六叔又問他，想不想再跟我們村子訂契約？他說只有瘋到第二期的人才會這樣問。

我讀高一的時候，鄉裡舉辦中北部春節旅行，我也參加。第一天晚上，住在台中火車站附近的一家旅館，這才第一次看見了抽水馬桶，以前只看過圖片。住進旅館以後，大家都往廁所裡跑，鄉長站在一邊維持秩序，一面叫著慢慢來，他說留得屎橛在，哪怕沒得拉？等輪到我，我一頭衝進去，看見抽水馬桶，心裡有點害怕，還好我知道是用坐的，坐了上去，也不知怎麼搞的，幾乎用了兩百公斤的力量，仍然拉不出來，外頭敲門敲得很急，我在裡邊更急，好一陣子，看看是不會有「結果」了，只好出來，身上直冒汗，鄉長問：好啦？我說好了。那天晚上，好不容易熬到廁所空了，我才放心地走進去，蹲在馬桶上；以後的兩天，我都是這樣。第四天早上，我們正在整理行李，旅館的老闆娘氣沖沖的跑來，她說不知道是哪些人弄壞了三個馬桶護圈，我們都說，那一定不是我們，老闆娘嘮叨了許久，她說護圈是新裝上的，怎麼坐得斷？真奇怪！

去年暑假，我回家鄉，找六叔聊天，聊起有關廁所的事。我對六叔的幾個孩子說，你們命好，我們小時候連廁所都沒有呢，他們不太相信。我說不但這樣，解手後都用竹子揩屁股哪，他們說我欺騙兒童。六叔說，這是真的。八歲的小堂弟說，他要去報告級任老師，爸爸和堂哥愛撒謊；十歲的堂妹說，最好報告校長，因為校長比較「匈奴」，一定會打堂哥屁股；正在唸初一的堂弟說，爸爸是石松，堂哥是余天，搭配得很好，真會「講笑話」。最

後，他們聯合問我們一個問題：用竹片可以揩得乾淨嗎？六叔說大概可以，我說差不多啦。

——原載一九七八年三月一日《聯合報》副刊·選自九歌版《行過急水溪》